



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看见

徐州京师未来实验学校的“温度教育”

本报记者 李小委

在徐州京师未来实验学校，理事长黄坚的办公桌上没有名贵摆设，只有一张密密麻麻写满红蓝记号的学生名单。那些红的是牵挂，蓝的是希望。这所学校信奉的办学理念，源自一句古训——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

在这里，没有“差生”的标签，只有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滋养的生命。从校长到水电维修工，每个人都在践行同一个朴素的信念：每一个孩子，都值得拥有向上、向善、向好的未来。

一堂特殊的“梦想课”

十周年校庆的舞台上，魏书生、冯恩洪两位教育家与该校三位学子的对话，至今仍在师生口中流传。最让人心头一颤的，是高二（1）班女生丁雨薇的回答：“我想成为一名特殊教育老师。”

这个梦想，不是一时兴起。丁雨薇小学就读于徐州市特殊教育学校融合班，在那里，普通孩子和听障同学坐在同一间教室。二年级时，一个性格内向的听障女孩走进了她的视线。

“那个女孩各方面成绩都不输给正常学生，只是听不见，所以性格有些孤僻。”丁雨薇说不清缘由，但就是很想靠近她，“想和她交心，想帮她一把。”可是自己太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地帮助一个人。

幸运的是，班上的语文老师是一位特教老师，对普通孩子和听障孩子一视同仁，关爱有加。那个温暖的背影，像一盏灯，悄悄亮在丁雨薇心里。

“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”二年级那年，一颗种子被轻轻埋下。然而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颗种子只是沉睡。“我有了梦想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去实现它。”丁雨薇坦言，直到她进入徐州京师未来实验学校，直到那次校庆，直到她坐在魏书生和冯恩洪老师面前。“合格加特长。”冯恩洪老师的这句话，像一把钥匙，咔嚓一声打开了她心中的结。

丁雨薇喜欢播音主持，曾在校庆上担任主持人，也曾在国旗下讲话。她一度迷茫：是走艺术路，还是坚持特教梦？现在她明白了：“声音和主持是我的特长，它可以辅助我更好地成为一名特教老师。”魏书生老师则轻轻告诉她：“最应该成就的人，是你自己。”

黄坚得知她的梦想后，专门邀请专家为她线上规划学习路径。学校的老师们全程陪伴、鼓励——那个彩排时“脸红到不行”的女孩，终于在校庆舞台上站成了从容自信的模样。丁雨薇说：“以前只是有个目标，现在知道怎样一步步靠近它了。”

丁雨薇的父母在学校食堂工作，收入普通，却给了女儿最宝贵的礼物——松弛而坚定的爱。“爸妈很支持我的想法。正确的事就让我去做，错了就纠正。”丁雨薇说，自己从小主观意识比较强，父母从不强加干涉。她的父亲能跑全马，自律而平和。这个家庭里，没有焦虑的催促，只有默默的陪伴与信任。

如今，丁雨薇的成绩稳定在年级前列。比成绩更珍贵的，是她在17岁的年纪就找到了奋斗的方向。“我希望自己能够实现梦想，成为一名真正的特教老师。”说话时，她的眼神明亮而坚定，像闪亮的星星。



舞台上的丁雨薇。

“校长可以没有，但不能没有毕师傅”

在徐州京师未来实验学校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这个学校可以没有校长，但一定不能缺少毕师傅。”

毕师傅叫毕振勇，63岁，水电维修工。孩子们更爱喊他“毕姥爷”或者“爷爷”。

记者在男生宿舍楼三楼见到他时，他正蹲在窗边，手持切割机改造铁栅栏。腰间沉甸甸的工具包随着动作轻轻晃动——扳手、钳子、螺丝刀、电笔，那是他从不离身的“百宝箱”，也是一位老人对这座校园沉甸甸的守护。

“哪儿需要，我就到哪儿去。”毕师傅笑着说。他的工作并不惊天动地——修水电、换灯泡、通管道、排查线路。但就是这些琐碎的活儿，他干出了不一样的分量。

有一次晚上10点，毕师傅已经睡下，宿舍楼突然停电。一个电话，他二话不说从家里赶来，摸黑排查、抢修，直到灯重新亮起来。

“手机24小时不关机，半夜有事就半夜来，这不就是咱的责任嘛。”黄坚说起毕师傅，语气里满是敬意。今年春节放假，学校只剩黄坚一人值班。毕师傅专门让老伴炸了丸子、做了麻叶子送过来。“他说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值班，多辛苦啊。”黄坚感慨，“这样的情义，比什么都珍贵。”

在孩子们眼里，毕师傅是那个永远笑眯眯、腰上别着工具包的“万能爷爷”。每天在校园里



毕振勇

走，孩子们见了面就喊“爷爷”“毕姥爷”，他乐呵呵地应着，还会拉住几个调皮的小伙子叮嘱两句：“你们要好好学习，老师把知识教给你们，不认真学就可惜了。学习好了，将来才有出路。”

毕振勇说起孩子时，眼睛里是有光的。“我特别喜欢小孩子，一看到他们就高兴。他们喊我爷爷，我心里可暖了。我这个人心态阳光，干起活来也特别开心。”

在学校老师李凌博的记忆里，毕师傅是个“闲不住”的人，也是个“眼里有活”的人。“他来了以后，学校的很多老线路、老管道都重新理顺了，安全隐患也排除不少。有些问题我们还没发现，他已经主动修好了。”

毕师傅来学校的时间不算长，但学校的变化，他看在眼里，高兴在心里。“你看孩子们的的成绩，从300分提升到400分、500分的都有，这不是我夸谁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语气里透着一种朴实的自豪——仿佛那些进步的孩子，就是他自家的孙辈。

一个水电维修工，本不用操心学生的成绩。但毕师傅不这么想，他觉得自己是学校的一分子，孩子们好，学校好，他就高兴。这份高兴，朴素得像一颗螺丝钉，却拧紧了整座校园的温暖。

一张名单背后的教育哲学

黄坚的办公室里，没有名贵摆设，桌上只放着一张学生名单。红笔标注，蓝笔备注，密密麻麻。每个名字背后，都是一个曾经被“定义”过的孩子；每一笔红与蓝，都是一次不肯放弃的凝视。

“人皆可以为尧舜。”他指着名单说。这句话，从父亲做校长时就挂在嘴边，如今成了他的办学信仰。

黄坚见过太多被贴上“差生”标签的孩子。“他们可能从很小开始，在课堂上、课堂外都是被打击的对象。他们的日子很难，但不代表他们不想好，也不代表他们不优秀。”

有个男孩，游戏成瘾，父母不管，每天凌晨三四点才睡，但早上6点多依然坚持到学校。上课睡觉是常事，但他特别要面子。黄坚在办公室里专门放了沙发——就是给这些孩子准备的。

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：自己的宿舍，永远对师生敞开。朋友来了，住他那儿。周末同事家不在徐州的，他就炖上一锅酸菜炖大排骨，大家围在一起吃顿热乎饭。渐渐地，宿舍变成了会客厅。老师们有了心事来坐坐，孩子们有了烦恼也来聊聊。没有办公室的拘束，没有会议室的严肃——只有一顿饭的烟火气，一壶茶的温热，几句家常的熨帖。

“对老师怎么好都不为过。”黄坚记得很牢。在他看来，老师被信任了，学生才能被滋养。

他的教育眼光比一般人超前。多年前，他就参



黄坚

与编制了《疑探教学论》，打破“老师讲、学生听”的单向模式，让学生在“疑”中思、在“探”中学。2018年，这项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——中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。那时人工智能还没像今天这样火热，但他已经意识到，个性化教育是未来的方向。

如今，学校正式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小组，命名为“破尖兵小组”，从三个方向构建专属智能体：管理智能体优化运营，为每个学生建立动态成长档案；教学智能体辅助教师实现“一生一案”；德育智能体关注学生心理健康。

学校里那个要吃遍全国的男孩，可以在智能系统帮助下，把兴趣变成跨学科的学习项目；那些对学习“过敏”的孩子——见了英语就过敏、见了数学就头疼——可以在AI的陪伴下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这里没有一把尺子量到底，只有千百种方式，去托举每一个向上的愿望。

黄坚相信，这些经历风雨的孩子，不抛弃、不放弃，依然乐观、坚强、有同理心。“未来的人才，要有责任心、有创新能力、有爱国之心。”

每一个生命向上、向善、向好的愿望，从未改变，也永不改变——这是黄坚的办学哲学，也是那张学生名单上，每一笔红与蓝的温度。在这所学校里，温度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张名单、一把沙发、一锅炖排骨、一个63岁水电工的工具包，以及一个17岁女孩眼中被擦亮的星光。

图片由学校提供